

DOI: 10.13288/j.11-2166/r.2017.01.021

茶解药毒考辨

奚茜, 廖艳, 林殷*, 李冰, 王晶, 马芳芳, 潘诗霞, 张聪, 张玉萃

(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,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, 100029)

摘要 茶的起源常与“神农得茶解毒”的典故相联系, 进而民间有茶解药毒、降低药物疗效、服药期间不可饮茶的说法。据考证, 古代医籍和本草著作中并无“神农得茶解毒”的说法, “茶解药毒”的相关记载最早见于《圣济总录》中, 但其在众多解药毒方中的地位并不突出。此外, 古籍中服药“忌茶”的情况仅局限于威灵仙、土茯苓、斑蝥、榧子、使君子几味药及其复方, 并非所有药物都需要“忌茶”。非但如此, 更有许多药方强调“以茶送服”或“服药后多吃茶”以促进药效发挥, 可见“服药不饮茶”的说法并不成立。

关键词 茶疗; 饮茶宜忌; 解药; 药毒

据有关学者考证^[1], “茶解药毒”说源自清代陈元龙(1662—1736)《格致镜原》, 曰“神农尝百草, 一日而遇七十毒, 得茶以解之。今人服药不饮茶, 恐解药也”^[2]。陈元龙, 康熙二十四年(1685)进士, 曾任工部尚书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^[3]。《格致镜原》属博物类书, 全书 100 卷, 分乾象、坤舆、身体、冠服、饮食、舟车、珍宝、乐器、日用器物等 30 类 886 个子目。此书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^[4], 对后世颇有影响, 现代不少教材、专著和科普书籍皆援引此说来论证茶的药用价值^[5-7]。但陈元龙“神农得茶解毒”说出自何处? “今人”即清朝乃至前代古人是否“服药不饮茶”? 茶是否确有“解药”甚至解毒作用? 新版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(2016)》明确将茶水与白开水并列, 作为日常饮用水类推荐, “提倡饮用白开水和茶水”^[8]。若茶“解药”说成立, 则新版膳食指南的落实将大打折扣, 至少民众服药时不可饮茶。为解此惑, 我们查阅相关文献, 对古今“茶解药毒”问题进行考证如下。

1 “神农得茶解毒”说之本草出处难考

1.1 历代本草未见“神农得茶解毒”说

据考证, “神农得茶解毒”并未见诸《神农本草经》现辑复的各版本^[9]。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, 首先借助收录千余部医著的大型电子丛书《中华

医典》^[10], 检索包括陶弘景(456—536)《本草经集注》(约 480 ~ 498) 到吴其浚(1789—1847)《植物名实图考》(1848) 共计 51 部官修、私修古本草, 均未见陈元龙所引条文; 其次查阅收录 318 部本草专著的《中国本草全书》, 重点检索 253 部明清时期本草专著^[11], 亦未见陈元龙所引条文。由此可见, “神农得茶解毒”说并未见诸现存历代本草。

1.2 明清医家质疑“神农尝百草”创建医药说

与陈元龙“神农得茶解毒”之说相对应的, 是明清医家对神农尝百草中毒及其创建医药之说的质疑。如元末明初医家王履曰“淮南子云: 神农尝百草, 一日七十毒。予尝诵其书每至于此, 未始不叹夫孟子所谓尽信书, 则不如无书。夫神农立极之大圣也, ……固不待乎物必尝而始知也。……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, 其神农众疾俱备而历试之乎? ……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, 毒之大也则死矣, 孰能解之, 亦孰能复生之乎? 先正谓淮南之书多寓言, 夫岂不信。”^[12]王履禀承《孟子·尽心下》的理性怀疑精神, 就“神农尝百草”的真实性提出异议, 言之有理。

日本汉学家丹波元简(1755—1810)以《淮南子》原文为据, 认为“神农尝百草”尝的是果腹食而非治病草, 曰“神农尝百草制医药, 世多引淮南子为证。余尝考淮南文, 殊不然矣。曰‘古者民茹草饮水, 采树木之实, 食羸蚌之肉, 时多疾病毒伤之害。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, 相

基金项目: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(14JDZHB015); 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项目(2015-WHJDKFKT-001)

* 通讯作者: ling@bucm.edu.cn, (010) 64285793

土地,宜燥湿、肥硇、高下,尝百草之滋味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此其尝百草,为别民之可食者,而非定医药也,乃神农之所以称农也”^[3]。丹波元简从农业与医药发展顺序的逻辑性方面驳斥“神农尝百草”创建医药说,论之有据。

综上,神农尝百草中毒创医药之说在明清尚且有异议,更遑论“得茶解毒”了。事实上,我们通过《中华医典》检索从汉至清代提及“神农尝百草”的 63 部医籍,凡标明引文出处者,均曰此语出自《淮南子》而非本草著作,且其后亦未见“得茶以解之”句。

2 “今人服药不饮茶”考辨

2.1 清代“以茶送药”情况举隅

陈元龙所谓“今人”当指清代人而言,故我们以清代《医宗金鉴》(1742)为检索对象,发现陈元龙“今人服药不饮茶”之说并不属实。据统计,该书载以茶送药方 43 首,主治病证涉及内、外、儿、皮肤、五官和骨伤各科。如治“风热上攻,火睛赤痛”的洗刀散服用时“加清茶叶五分,水煎服”^{[4] 809};治“脚气死证”的胜湿饼子以“空心茶清服逐之”^{[4] 1051};治“痰涎壅盛,喉间内外肿闭”的雄黄解毒丸以“茶清下七丸,便利吐痰则愈”^{[4] 1127}。尤其是服用“整骨麻药”时也以茶或酒为引,曰“每服五分,茶、酒任下”^{[4] 1641},而若茶真能“解药”,麻药药力减弱会首当其冲而避之。《医宗金鉴》作为太医院教科书,由吴谦等 70 多位精通医理文理的太医、官员历时 3 年编修而成,且“使为师者,必由是而教;为弟子者,必由是而学”^{[4] 1}。如清代确有茶“解药”忌,该书当有所说明和规避。

2.2 唐宋时期“以茶送药”情况举隅

“以茶送药”早在唐代就有记载,宋代也很常见,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(652)中主治“寒热劳瘵久不差、形体羸瘦”的乌梅丸以“空心煎细茶下三十丸,日二服”^[5]。据我们统计,宋代 3 部官修方书《太平圣惠方》《圣济总录》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中所载“以茶送药”方有 381 首之多,如“治小儿蛔虫咬心痛”的生干地黄散空腹服用时“以热茶调下半钱”^[6],治“风痰头痛”的天南星丸“每服一丸,茶清嚼下”^{[7] 315},治“心肺积热”的苦参丸“每服三十圆,好茶吞下”^{[8] 38}。名方川芎茶调散^{[9] 30}现代应用时仍强调“以茶送

服”^[9]。不仅如此,苏颂《本草图经》(1061)引唐代崔中丞治“天行时气”的炼盐黑丸方(盐、桃仁、豆豉、巴豆),特地说明服药时要以豉汁和茶水送服,尤其后者多饮益善,曰“豉汁及茶下并得,服后多吃茶汁行药力”^[10],可见茶叶用之得当也可“行药力”即有助药效发挥。

2.3 古代服药“忌茶”仅属个案

古籍中确有服药“忌茶”记载,但局限于威灵仙、土茯苓、斑蝥、榧子和使君子几味药及其复方。如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(1082)引崔元亮《海上方》说威灵仙“性甚善,不触诸药,但恶茶与面汤”^[11]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(1578)有“服威灵仙、土茯苓者,忌饮茶”、茶“与榧同食,令人身重”^{[12] 1537}、斑蝥“畏茶”^{[12] 73}以及使君子“忌饮热茶,犯之即泻”^{[12] 1022}之说。个中缘由原著中皆未提及,有待进一步研究,但古人认为并非服所有药物都需忌茶,这点是肯定的。

3 “茶解药毒”考辨

3.1 “茶解药毒”见于宋代《圣济总录》

所谓“解药”指使药效衰减或消失,“解药毒”系祛除药物所含毒素。但古人对药效和药毒的理解常混同,如“然药无毒,则疾不瘳”^{[13] 2374},故所谓“解药”也可视为“解药毒”。

据考证,以茶解药毒最早见于宋代《圣济总录》卷 146“杂疗门·中毒药”篇。该篇收方 36 首,前 19 首为“解一切药毒”方,如“解一切药毒芥苳饮方”“解一切药毒大豆饮方”和“解一切药毒麻人饮方”^{[14] 2376-2377}等。2 首含茶药方即“解毒丸方”和“归魂散方”即属此类,其中解毒丸方(大枣、巴豆)是以茶送服方,“治中毒药,心腹切痛,……或不知所中毒物,即以茶清一大盏,放温咽下”^{[14] 2374};归魂散方是以茶组方(白矾、草茶,“解中药毒吐血,腹内如锥刺者”^{[14] 2375}。上述“解一切药毒”方用到 36 种物质,包括椿白皮、东柳枝、阿魏、土蜂窠、露蜂房、大豆、赤小豆、绿豆、糯米、粟米、蓝实、芦根、芥苳、猪苓、大枣、巴豆、甘草、白药、葱白、豆豉、白蜜、青盐、麻人(仁)、蓝根、淀脚、白矾、茶叶、升麻、石绿、莱菔子、山芋、僵蚕、天南星、黄牛胆、麦冬和葛粉,频次排在首位的是甘草(5 次),茶叶与大豆、蓝实、芥苳的频次并列(均 2 次),可见其在此类解药毒方中的“权重”并不大。

3.2 “茶解药毒”机理探讨

“茶解药毒”机理似与其药效相关。茶叶的纤维素含量很高,每 100 g 砖茶中含不溶性膳食纤维 32.1 ~ 38.8 g^[23 160],比白菜 (9.4 g)^[23 38]、油菜 (8.6 g)^[23 38]和菠菜 (12.7 g)^[23 40]等蔬菜中纤维素含量高 3 ~ 4 倍。膳食纤维可促进肠蠕动,减少肠内容物通过时间,从而增加排便次数和排便量^[24]。唐宋时期饮茶多以茶饼磨粉后煎煮并连茶渣一同吃下,故唐代就有茶叶既“利小便”^[25]又“利大肠”^[25]之说。以茶送服“解毒丸方”系通过利尿导泻以减少有毒物质的吸收,是茶解药毒的机理之一。此外,金代张元素 (1131—1234) 在论述脾病涌吐之法时提到使用苦茶^[26];李时珍也认为茶叶浓煎有催吐功效,曰“浓煎,吐风热痰涎”^[27 1537];“归魂散方”中茶叶用到一两且浓煎取汁,曰“白矾、草茶各一两。上二味,捣罗为散,用水一盞半,煎至八分”^[27 2375]。可见茶叶浓煎催吐以减少有毒物质的吸收也是茶解药毒的机理之一。

4 小结

陆羽 (733—804) 提出的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氏”^[27],将茶与神农氏相连,但陈元龙之“茶解药”说却未有定论。对此,清代医家章穆《调疾饮食辨》(1813) 中的论述发人深思,曰“俗传茶能解药。夫药有千百性,但补药忌茶之消,其他岂此一物所能尽解!然此或古医制病人少饮之法,其意甚佳,不必辩也。”^[28]首先,章穆将“茶解药”定为民间传说,其可信度便大打折扣;其次,以茶效与所谓“解药”作用相连,因茶还有“祛痰”“下气”“消宿食”^[25]功效,故章穆认为茶或可解补益药效,但难解所有药效;再次,章穆认为这是医家劝告患者少饮茶的权宜之计,立意很好,不必争议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赵天相.“神农得茶解毒”考补 [J]. 农业考古,1994 (4): 189.
- [2] 陈元龙. 格致镜原 [M].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. 木刻本. 1717 (清康熙二十四年).
- [3] 赵尔巽. 清史稿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: 9939.
- [4] 陈元龙. 格致镜原 [M] // 纪昀,陆锡熊,孙士毅,等.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: 284.
- [5] 陈椽. 制茶学 [M]. 2 版. 北京: 中国农业出版社,2014: 1.
- [6] 陈宗懋,杨亚军. 中国茶经 [M]. 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

社,2011: 4.

- [7] 蔡列伟. 茶学应用知识 [M]. 厦门: 厦门大学出版社,2014: 1.
- [8] 中国营养学会.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(2016) [A/OL]. (2016-05-15) [2016-05-28] www.cnsoc.org/content/details_60_20269.html,2016-5-12.
- [9] 周树斌.“神农得茶解毒”考评 [J]. 农业考古,1991 (2): 196-200.
- [10] 中华中医药学会. 中华医典 [M/CD]. 5 版. 长沙: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,2013.
- [11] 鲁军. 中国本草全书 [M].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1999.
- [12] 王履. 医经溯洄集 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6: 1-2.
- [13] 丹波元简. 医赜 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6: 1.
- [14] 吴谦. 医宗金鉴 [M]. 2 版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5.
- [15] 孙思邈. 备急千金要方 [M] // 孙思邈医学全书. 张印生,韩学杰,主编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6: 209.
- [16] 王怀隐,王佑,陈昭遇,等. 太平圣惠方 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8: 2968.
- [17] 赵佶. 圣济总录 [M]. 杉本良仲温,校刊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2011.
- [18] 太平惠民和剂局.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[M]. 刘景源,整理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7.
- [19] 邓中甲. 方剂学 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3: 260-261.
- [20] 苏敬. 新修本草 [M]. 胡方林,整理. 太原: 山西科学出版社,2012: 293.
- [21] 唐慎微. 证类本草 [M]. 郭君双,校注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1: 333.
- [22] 李时珍. 本草纲目 [M]. 王育杰,整理. 2 版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4.
- [23] 杨月欣,王光亚,潘兴昌. 中国食物成分列表: 第 1 册 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.
- [24] 中国营养学会.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[M]. 北京: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,2014: 392.
- [25] 孟诜,张鼎. 食疗本草 [M]. 郑金生,张同君,译注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: 39.
- [26] 张元素. 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 [M] // 张元素医学全书. 郑洪新,主编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5: 132.
- [27] 陆羽. 茶经 [M]. 宋一明,译注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: 38.
- [28] 章穆. 调疾饮食辨 [M]. 长沙: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4: 120-121.

(收稿日期: 2016-05-28; 修回日期: 2016-07-01)

编辑: 黄 健